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 
第三十七回 得優差明珠還合浦 吃花酒醋海起酸風

話說春泉聽了介山的話，就問假尼姑怎樣結局呢？靜齋道：「現在刑律改良，像這種案子，決不會重辦的，至多監禁幾年罷了。」春泉道：「桑衝當時是凌遲處死的。」

靜齋道：「那就叫明朝呢。」

說著，忽見老司務引著一個娘姨進來，春泉認得就是王翠芬院裡的底老新舅媽，忙問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新舅媽道：「費老，本家請你過去一趟，有要緊事情和你商量呢。」

春泉詫道：「本家請我有甚事？怎麼先生不請，倒要本家請起來？」

新舅媽道：「就為先生的事情。我們先生現在要贖身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翠芬是討人身子麼？我到今朝才知道。」

新舅媽道：「翠芬是有男人的呀，他的漢子姓季，從前做過一任知縣的。後來窮了，沒得飯吃，才把兩位姨太太，押給我們本家。就是翠芬和翠芬的妹子翠芳，共押去八百塊洋錢。現在期還沒有滿，那個知縣卻有了缺了，硬要來取贖，我們告訴他堂子裡規矩，沒有到期是不能取贖的。他竟官腔搭得十足，像煞有介事的向我們道，混帳羔子，買良為娼，你們想想，該當何罪？肯便肯，不肯就和你衙門裡去講話。說著，便要拜會新衙門，拜會縣裡，稟告道台。本家見了這副腔色，嚇得什麼相似，忙求他不要鬧，他越發鬧的起勁了。當時押進來時光，我原向本家說，做官的人是不不要臉的，不大好弄，不要做了罷。本家不信，這會子果然吃著苦頭了。聽說他謀著的缺，就靠我們押給他這票錢呢。他把我們的錢做了運動費，運動著了官做，就這麼翻轉面皮不認得人了。天公爺有眼，這官也不會放他做得長久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官場中不，真是無奇不有，沒了錢竟連小老婆押給堂子裡都肯乾的。」

介山道：「押掉兩個小老婆，算不著什麼奇事。前年，我因事到九江去，九江有個妓女名叫花小蘭的要從良，他的同胞哥哥出來霸阻，兩面打起官司來。你道他哥哥做什麼？的確確是個本省候補巡檢，因為窮不過，把妹子押給窯子裡，後來堂上斷了他六十塊錢才舒徐。」

靜齋道：「官場這麼的不堪，怪不得大光洋行的式拉甫謝家裡，藩牌掛了出來，也不願去上任。上月藩台飭查縣丞杳無下落，就是他呢。南京有個相面先生姓王的，也是個候補小老爺，人家問他為甚不做官？他回答的很好，做官不過要弄口飯吃，我現在做這生意，飯已有得吃了，何必再去尋甚煩惱。」

新舅媽道：「費老，本家等著你呢，快請去罷，不要講章了。」

春泉皺眉道：「我去也沒中用，做官的人是不講道理的。並且這種人，我也不願同他講話，你去回復本家罷。」

新舅媽道：「馬老爺替我勸勸哇。」

靜齋笑道：「腳生在費老爺身上，費老爺不肯，我也沒法。」

新舅媽見沒甚想頭，只得勉強強強的去。周介山道：「做官的人，最喜歡罵人忘八，就是新設的審判廳，混帳忘八之聲，也常常喧然不絕。這位縣尊，自己把姨太太押入堂子裡，不知他坐起堂來，還罵人忘八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他倘然罵我，我一定要問他，你自己是什麼東西？」

靜齋道：「他罵忘八，他自己就是真忘八。記得揚州地方有個姓王的府大人，排行齊巧是第八，背後人家都稱他忘八。這王八本是捐班出身，手裡著實有幾個錢，因見近來宦海裡頭風波險惡，所以躲在家中享點子閒福，不想出什麼山了。王八除好色之外，別無他好。娶了十多個姨太太，左擁右抱，其樂無窮，十二金釵，已經占盡人間豔福。那裡曉得六月債，還得快，他有位小姐，不知是那一個姨太太生的，風流跌宕，大有父風。外食沒處吃，就是家食，同一班年輕家丁，幹那桑間濮上的好事情。偏是私情，胎結的偏是快，藍田玉茁，合浦珠芽，王小姐漸漸的懷酸食嘔，病妊起來。」

王八隻道女兒有甚大病，趕忙忙的延醫診治。這醫生是本城的名家國手，診了脈暗暗好笑，就隨便開了幾味安胎藥，笑向王八道，令愛的病不妨事的，隔上一月兩月就會好的。愛吃藥呢，吃吃也好；不愛吃也不妨事。後來王小姐肚子一天一天彭亨起來，王八隻道是臃脹，求醫問卜，忙得要命的。倒是一個跟炕老媽楊嫂子看出苗頭來，向王八道，老爺，大小姐的肚子，我看不像是臃脹，倒像是胎脹，怕不到一年，要替你添出一位外孫官官來呢。

王八道，胡說了，大小姐又沒有出閣，怎麼會懷孕呢？

楊嫂子道，老爺不信，瞧下去是了。

王八道，敢是他等不到出閣，就幹那沒廉恥事情麼？他又不出門，和誰乾呢？

楊嫂子道，這是關係名節的事，如何可以亂說？老爺要曉得，去問小姐是了。小姐外邊果然不去的，但是府裡頭不見得就老爺一個子是男。王八道，家裡除了我，只有老太爺。老太爺是六十一歲的人了，並且是祖老人家，並且老太爺眼珠子多壞掉了，還幹得甚事？

楊嫂子道，老太爺呢，自然不會幹什麼，但是老太爺去年，怎麼又會添出一位九大人來呢？

王八道，九大人是老姨太太生的，老姨太太不是剛才十六歲麼？

楊嫂子道，老姨太太一個子就會生兒子不成？王八聽了，微笑不言。

楊嫂子道，敢又是你不老成麼？王八道，挨著你來排喧我。楊嫂子道，怪道九大人請彌月酒時，本家一眾爺們，老四房六老太爺、九老太爺、老三房五老爺、七老爺，都說些不大好聽的話。者太爺聽不過，辯了幾句，他們都說瞎老頭兒瞎鬧呢。

王八道，九老爺的名字已經填進譜冊，他們怎麼倒又不說甚麼？

楊嫂子道，那無非見你老人家怕罷了。

王八道，你說小姐不規矩，有甚憑據？

楊嫂子道，這種被頭裡的事情，那裡拿得出憑據？要憑據總要等他生下來。

王八道，怎麼醫生倒也不說什麼呢？

楊嫂子道，醫生當面說穿，不塌老爺的台麼？王八終是不信，事也湊巧，恰恰乾宅叫媒人來關照婚期吉日，於是王八忙著辦喜事，僱了近百個成衣司務，擺了三四十個作台，日夜趕做嫁衣，綾羅緞疋，皮夾棉單，件件趕做起來。那箱櫃櫥桌，一切物件都已備辦齊全，一到正日，自然掛紅結彩熱鬧異常。彩輿臨門，鼓樂競作，王小姐辭別了爹娘，登輿而去。

誰料不到三朝，新姑爺竟大興問罪之師，要拖丈人出去講話，問他小姐肚子裡東西那裡來的？王八沒奈何，只得挽人出來勸說，甘願出銀千兩，讓新姑爺重行納妾，總算把這風浪平了過去。王小姐出了閣，膽子修煉得越發大了，手段修煉得越發靈了，每天淡妝濃抹，打扮得花朵兒似的，索性到街上來尋覓意中人，幹那賞心樂意的事務。人家見了，都說是官場淫孽的報應。」

介山道：「偏是沒廉恥的事，偏都是做官的人乾出來，真也奇怪不過。像春潮旅館的老閻江老四，在浙江什麼鹽場上做過一任大使的，在任時光，曾占過一個姓魏的有夫之女，那個婦人也是個尤物，雖然三十歲的人了，望去只有二十來歲光景，所以老四一見面，魂都掉的下，百計乾方的勾搭上手，留在衙門裡，再也不肯放出去。本夫魏瘋子，也是個定頭貨，一定要人不要錢，任你死裡說出活的來，他總不答應。」

老四道，你這老婆已經失節的了，還要他做什麼？俗語說的好，三足蟾蜍天下少，兩腳婆娘世上多，有了錢，怕沒處娶老婆麼？你倘然肯時，我就償還你幾個錢，數目多少，隨你說，你說的出口，我總無有不依從。

魏瘋子道，你既然說他是失節之婦，為甚還要留他？讓我領了去就完了。

江老四道，我是不嫌他失節。

魏瘋子道，我也不嫌他失節。

老四道，我是一片好意提醒你。

魏瘋子道，我也是一片好意提醒你。

老四道，你提醒我點子什麼？

魏瘋子道，你不放我領回去，我就到地方官衙門去控告，告你個強佔民婦，看你當的起當不起？江老四笑道，你告罷，我聽吃你官司是了。雞蛋和石卵子兩個碰，看你會贏？魏瘋子也不答話，果然叫人做了張稟，縣裡、府裡、道里，一竟告上去。貧不門富，富不門官，大使雖然不大，究竟是朝廷命官。魏瘋子告來告去，告了半年巴，依舊是場輸官司。

魏瘋子恨極了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到運台衙門、撫台衙門兩個大衙門裡喊冤投控，批下來是叫分司派員查辦。江老四通廣大，法術無邊，竟然假造一個婚據，每一回委員到來，他就厚厚的送一份程敬，不是三百元，就是四百元。俗語說得好，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銀子，匯老四這麼肯用錢，自然總是『事出有因查無實據』八個字稟復完結了。苦來苦去，只苦了個魏瘋子。」

春泉道：「說起江老四，不是一個酒糟臉矮胖子麼？」

介山道：「是的，春翁敢是也認識的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曾同過一回檯面，提起時倒還有點子記得。」

介山道：「春翁記性真好，叫兄弟是隨隨便便的人，那怕同八九回檯面，也不大記得，何況是一回。」

春泉道：「並非我記性好，多謝他這天就串出一出巴戲來給我瞧，使我終身不會忘記。」

介山道：「怎樣的巴戲？」

春泉道：「這晚是瑟公做主人，座中共有三個生客，江老四也是生客中之一，不知那位叫的局，是蘇映雪。這蘇映雪和江老四本底是老相好，來來往往，做了有一年多了，上節帳上，酒菜局銀，足欠了一『千塊錢左右。江老四聽得映雪有從良消息，竟想把嫖帳付之一漂，躲在家裡，再也不肯出來，映雪急得什麼相似，派了娘姨大姐，到棧房裡去，請上了百十趟，一回都沒有碰面過。今晚恰恰的冤家路窄，碰見了，映雪就道，哎唷老四，你倒總算有良心，我只道你不出來的了，今天也會在這裡吃酒。上節的帳，局錢酒菜，一千多塊洋錢呢。我們也沒有得罪過你，為甚半個錢都沒有開銷？酒和菜，我們也下過本錢的呢，你好不付我們，我們好不付人家麼？好酒好菜，究竟給人吃的，又不曾喂豬喂狗，就真的喂狗，我們也不好意思不给人家錢呀？老四你是做官的人，好老老面皮，漂掉人家的，我們堂子裡倒不好意思呢。我們在海上灘上，究竟還要做人。我替你想想，也不犯著呢。」

這幾句不痛不癢的話，說得江老四面孔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好生難過。合席的人，都把眼睛射住他好笑。江老四拼了半日，才拼出一句話來道，我上節齊巧有事回去了。

映雪道，你做官的人，自然是貴忙，你要回去，我們怎好阻止你，只要你交待一聲，也省得我們娘姨大姐奔上百十趟了。老四，你錢就不付，也行點子隱功積德，再者這會子到了上海，為甚又絕跡不來？我們屋裡又沒有老虎。

江老四再也受不了了，跳起來道，我不過欠了你幾個嫖錢，就這麼的冷言冷話，當眾坍我的台。

映雪道，像你這樣的沒良心，就坍坍你台也不要緊。兩個人說戲了話，愈爭愈硬，愈鬧愈僵，鬧到後來，兩個人竟然扭起架來。江老四把蘇映雪一把髮髻，蘇映雪把江老四一把辮子，拖得個牢，扭得個緊，映雪的跟局，也幫著打冷拳，江老四一人不敵四手，竟然老大吃虧。齊巧台角上一盆廣橙，被他們一撞，撞翻在地下，剛剛碰著剛剛，也是叫巧，江老四一隻腳恰恰踏在廣橘上，仰面翻天，就是一交，映雪恰又覆在他身上，引得眾客都笑的打跌。

蘇映雪得了勢，騎跨在老四身上，揚起右手，劈撲劈撲，耳光打得拍豬肺相似，只打得老四討饒不迭。映雪道，你還敢沒良心麼？老四連說不敢不敢，再不敢了。眾客瞧不過，一齊起身相勸，死活的拉，才拉開了。你想他有這麼一樁好事情，落在我眼睛裡，叫我怎麼會忘記呢？」

介山道：「有這麼一樁好事情，自然不會忘記了。」

說著，只見一個獐頭鼠目的人自外而來，正是孫達卿。達卿見春泉、介山都在，點頭兒見禮。春泉道：「你有兩部書在這裡。」

達卿道：「這是朋友托買的。」

說著，拿了就走。靜齋忽問：「老五的事情怎樣了？」

達卿站住腳，笑道：「老五被押了起來。今天老五在公堂上，鬧出一樁大笑話。」

靜齋道：「公堂是法律所在的地方，如何會鬧笑話？」

達卿道：「官問明調現是老五經的手，遂判還押，自向原告理處，張李兩人交保。剛剛斷好，不料老五的老婆領著兒子姪子學生意，一大群子人，足有二十多個，一窩蜂擁上堂來，大喊大老爺判斷的不公，要交保一齊交保，要押起來一齊押起來，我們老五是被人帶累的人多口雜，你一聲，我一句，擾一個不罷，鬧一個不休，弄得堂上中國官外國官都沒主張起來。」

鬧了半天，還是中國官作主，喝令差役，把他們驅逐出去。眾差役應了一聲，隨把老五的老婆兒子姪子等圈逐道，走走走，去去去，出去出去。連圈帶逐，腳不沾地的趕出了大堂，一面叫把張李兩人暫行收押。那裡曉得老五的老婆，竟然一不做二不休，大發起雌威來，趕到男押所，逢人便打，遇物便毀，殺氣騰騰，威風凜凜，很有顧大嫂反牢劫獄的氣概，二十多個人吶喊著動手，喊嚷的聲音真是山搖岳震，廳官大驚失色，慌忙打德律風到匯司捕房告急。巡捕房不敢怠慢，馬上點兵派將，星夜前來援救。外國人果然利害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老五老婆的子弟兵，望見外國人影子，就嚇得四散奔逃。外國人傳令追捕，追了一陣，總算捉著了三個人。」

靜齋道：「真是新鮮笑話，上海有了新衙門以後，這種事情倒是第一回聽得。後來怎樣呢？」

達卿道：「斷下來是從寬各押一禮拜。」

春泉道：「為了什麼事？」

靜齋道：「就為調現的事。姓張的把源元莊票叫老五調換現款，老五就替他到裕成莊去調換了現銀子，現在源元倒掉了，所以打官司。」

達卿道：「今天新衙門也是運氣犯就，碰著兩樁都是笑話兒。」

靜齋道：「這是一樁，還有一樁呢？」

達卿道：「洋貨公所控告房客黃金氏積欠房租一百零八元，照例飭探傳訊，那裡曉得這黃金氏也是個星宿，派一個女癡子上堂候質。問官問他，回答的都是癡話，弄得問官呆了起來。只得叫包打聽仍舊帶出，命協同原告，到那裡指提原告到案嚴追。」

春泉道：「叫一癡子上堂，倒也是奇妙不可思議的事情。」

達卿拿著書退去了。介山道：「昨晚希賢請客，你為甚不到？」

靜齋道：「齊巧有點小事，敝東也沒有去。」

介山道：「你們不去可就錯過了。希賢這幾天，做的是車輪會，八九個人輪著做主人。」

靜齋道：「希賢這人，在生意場中，真是另有一工的。他充這買辦，手裡沒有錢，遂零招小買辦，把小買辦的填款，並合攏來，作為自己的押櫃保銀，已經新奇的了，那裡曉得愈出愈奇，他竟把行裡大小各缺，仿照官場成例，一概出賣，不管本領怎樣，只看銀錢多少，有幾個要缺，因為謀的人多了，就於正手之外，別添出幾個副手來，好多賣幾個錢來用用。這種人我看將來總不會有甚好結果。」

介山道：「希賢近來軋幾個朋友，倒都是官場中人物，昨晚席上兩個江西紅員，鬧出一樁笑話來。一個道台，是什麼局總辦；一個知府，就是局裡的提調。那提調先到上海，聽說奉著上頭的札子，採辦什麼軍裝，就由希賢行裡的軍裝買辦邢武忠得著了消息，鑽天打洞的謀這生意做。剛剛有點子道路，這位總辦又來了，希賢因為他生意大，所以親自出來周旋，無非想分幾個佣金的意思。誰料他昨晚竟鬧出一樁大笑話來。」

靜齋春泉齊問：「什麼笑話。」

介山不慌不忙講說出來。原來洋行中生意，要算軍裝的利錢最厚，洋行小鬼做到軍裝生意也最為巴結。這日，邢武忠邢大買辦到大方棧去拜望一個朋友，走上樓梯，見滿地都是行李箱籠，堆得幾乎路都不好走，有兩個茶房，在那裡幫著一件一件的搬到西首那間官房裡去。心想這客人倒很闊，看來不是個尋常之輩。一時會著朋友，談了幾句，茶房泡進茶來，武忠順便訊問西首官房裡那個客人做什麼的？

茶房道，是江西下來的，是個府大人，聽說來辦軍裝的。武忠聽了軍裝兩個字，心頭頃刻一清，忙問辦軍裝的麼？你曉得他姓什麼叫什麼？

茶房道，好像姓胡，名字叫什麼倒沒有仔細。

武忠道，煩你替我打聽打聽，打聽著了，我重重謝你。茶房聽說有賞，欣欣然去了。霎時進來回道，這位府大人姓胡，號叫貴精，是江西牙釐局提調，此番上海來，是奉撫台的札子，採辦軍裝。

邢武忠打聽得明白，馬上就去拜謁，居然蒙胡貴精接見了。見一個胖脹面孔，烏煙吃得滿臉發青，一嘴的濃黑鬍子，四十不到年紀，穿的衣裳很是寬大。武忠一見面先就自通姓名，寒暄三五語，就邀請貴精去坐馬車。貴精倒很隨和，並不推辭，坐過馬車，又同到一家春吃大菜。到明朝，又來邀請看戲。從此，邢武忠胡貴精兩人終朝混在一起，面子上看去，總算很要好的了，不知怎樣，貴精始終沒有提起過軍裝兩個字。武忠又在迎春坊蘇玉蘭院中擺了一個雙台，專請胡貴精，又薦了一個時髦信人筱蓉棠給他。

筱蓉棠本是妓界中一個出色人才，曉得貴精是個江西紅員，現奉著天字第一號優差，自然是萬分巴結，格外慇懃。胡貴精得過且過，成日成夜躲在筱蓉棠院子裡，享那溫柔滋味。邢武忠問過幾回，貴精一竟拿別的話來敷衍開去，武忠見了，猜不透他葫蘆裡頭賣甚麼藥。過了半個月光景，忽地又來了一個馬道台，說是牙釐局總辦，奉撫台札委，到上海來催辦軍裝的。武忠曉得了，又是接風接水，忙得個不亦樂乎。

李希賢想分佣金，也忙置酒相待。這日客齊局到，正在觥籌交錯之際，不知怎樣，馬總辦竟看中了胡提調的相好筱蓉棠，當筵就轉了一個局。胡提調雖萬分不快，因是上司，不敢怎樣，只得忍著痛暫時割愛。誰料馬總辦興致勃然，忽地要翻台筱蓉棠院裡去。在席眾人那一個不湊趣？馬總辦托李希賢代邀介山等眾人，希賢說了，介山道，甘當奉陪，甘當奉陪。

吃過乾稀飯，馬總辦道，我們一同走罷。於是大伙兒到尚仁裡筱蓉棠院中。筱蓉棠含笑相迎，擺好檯面，眾人依次入座。筱蓉棠還過檯面規矩，就坐在馬總辦背後，咬著耳朵密密私語。胡貴精看在眼裡，氣在心頭，要發作又不敢發作。筱蓉棠比鬼還靈，已早猜透他的心思，遂向他微微一笑，丟過一個眼風來。胡貴精經著這個眼風，頃刻間怒氣全消，忙把眼睛一溜，還了個照會。

筱蓉棠又丟一個眼風過來，好似密訴無限心事似的，不期早被同席之人瞧見，齊聲喝起好來，蓉棠羞得兩頰紅漲起來，低下頭去，默默弄那衣角，胡貴精別轉頭去，朝著墻子假裝出沒事人似的。馬總辦酸氣冲天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把台子一拍道，不要臉的東西，你也瞧瞧，誰在你院中擺酒，竟然面子都不顧麼？